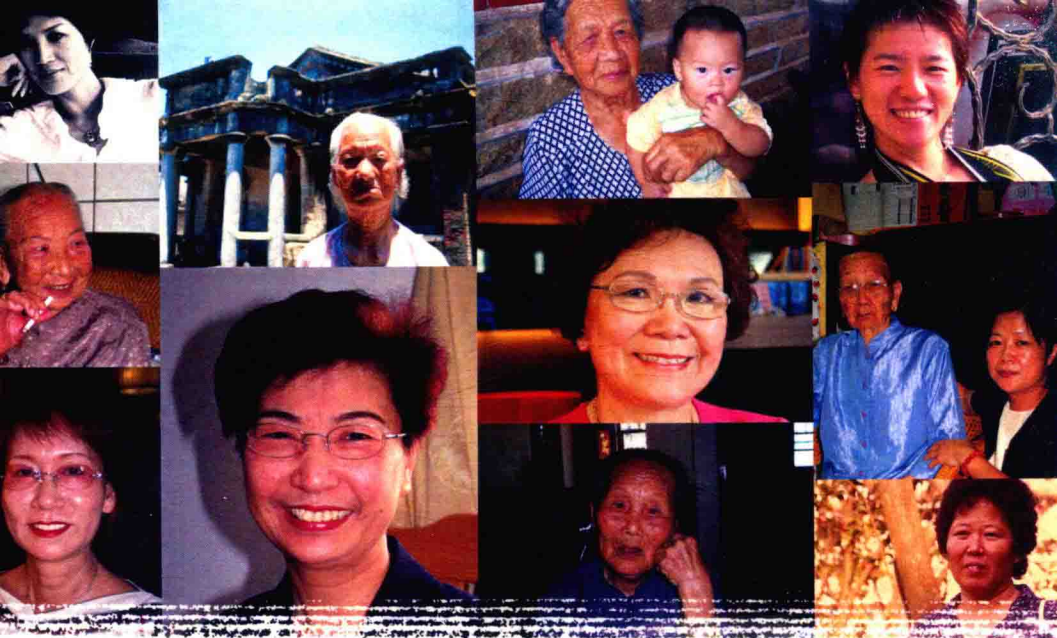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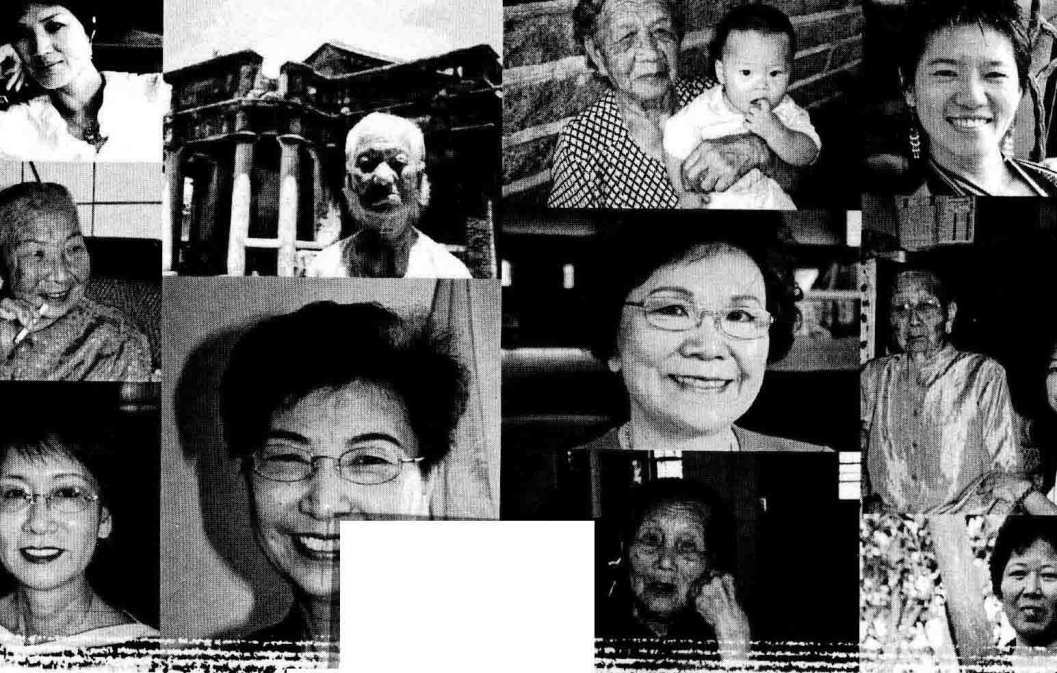
金門金女人

浯島女性臉譜書寫

書館

陳榮昌 | 著





W2.42
37s

金門金女人

浯島女性臉譜書寫

陳榮昌 |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

金門金女人：浯島女性臉譜書寫 / 陳榮昌著. --
一版. -- 金門縣金城鎮：陳榮昌出版；
2010.07
面；公分. -- (史地傳記類；ZC0010)

BOD版

ISBN 978-957-41-7347-1 (平裝)

1.女性傳記 2.福建省金門縣

782.631

99013226

史地傳記類 ZC0010

金門金女人

——浯島女性臉譜書寫

贊助單位 / 金門縣文化局

出版者 / 陳榮昌

作者 / 陳榮昌

執行編輯 / 黃姣潔

圖文排版 / 賴英珍

封面設計 / 蕭玉蘋

數位轉譯 / 徐真玉、沈裕閔

圖書銷售 / 林怡君

法律顧問 / 毛國樑 律師

印製銷售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

電話：02-2657-9211 傳真：02-2657-9106

E-mail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
經銷商 /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、32號4樓

電話：02-2795-3656 傳真：02-2795-4100

<http://www.e-redant.com>

2010年7月 BOD 一版

定價：230元

• 請尊重著作權 •

誠樸素淨的女性臉譜

——試論陳榮昌《金門金女人》

陳長慶

《金門金女人》是新聞記者出身的作家陳榮昌先生，繼《浯土浯民—浯島金門人的真情故事》、《傳統建築匠師臉譜》與《金門印象三部曲》之後的第四本書。即便這本書是「浯島金門人真情故事」系列報導的延續，然而，他書寫的對象卻是浯島不同年代與各個階層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。雖然陳榮昌先生是以新聞報導的角度來書寫，與《浯土浯民》、《傳統建築匠師臉譜》亦有異曲同工之處，但若以其內容來論述，顯然地是有明顯差異的。因為，《金門金女人》書中情節活潑生動，筆端流露真情，讀者們既可把它當成報導文學來閱讀，亦可以散文鑑賞的心境來品賞，許多篇章更是上乘而不可多得的小說題材，只要稍加改寫，一篇篇精采感人的作品即可成章。而上述兩書似乎是純粹的新聞報導，故此難以喚起讀者身歷其境的真切感。從《金門金女人》書中，我們亦可清楚地發覺到，陳榮昌先生已拋棄先前的書寫方式，以清婉明麗的文學語言與新聞報導相結合，讓作品趨向自然淳美，並同時兼具深度、廣度

和可讀性。儘管方家對各種文類有不同的詮釋，讀者諸君亦有不盡相同的見解，但筆者還是認為：它是構成這本書成功的主要因素。

《金門金女人》全書分為「金女人篇」、「中女人篇」與「青女人篇」等三輯。作者以其抒情流暢的文筆，以及縝密的思維與獨樹一格的書寫方式，勾勒出四十多位老、中、青三代的女性輪廓。當我們讀完「金女人篇」，彷彿置身在爾時那個艱辛苦楚的年代，心中總會湧現出無限的感傷；當我們看到「中女人篇」那個〈暗夜哭泣的活寡婦〉與〈八二三跟人跑的董彩娥〉時，想不感動涕零也難啊！而那些從逆境中力爭上游的「青女人」，怎不教人肅然起敬。故而，我們敢於如此說，陳榮昌先生是以嚴謹的報導文學手法來構思，復以感性優雅的文學之筆來書寫，讀者們看到的似乎不只是一則報導或一個故事，而是一張張金門女性誠樸素淨、沒有經過粉飾的清麗臉譜。因此，我們不難從其中窺探出作者的用心和文采。

然而，儘管《金門金女人》是「活島金門人真情故事」的延續，但可貴的是作者並沒有以平鋪直敘的新聞報導手法來書寫，而是以其生動靈活的文學筆觸，透過真實人物的訪談作成記錄，把島鄉女性誠樸敦厚的面貌活生生地呈現在讀者面前。書中有「金女人」的宿命和悲歡，有「中女人」的感歎和風采，有「青女人」的善良和雅致。它不僅是一篇篇感人肺腑的報導文學，也是一篇篇可讀性甚高的文學作品，更是活鄉「金女人」的悲歌和滄桑史。如此之文本，倘若沒有深厚的文學根柢與一顆熱忱之心深入訪談，豈能把它書寫得那麼靈活逼真、生動感人。而「金女人」一詞，更是陳

榮昌先生對金門婦女的一種尊稱，設若以它輯數的目次來分別，作者所謂的「青女人篇」寫的當然是青年女性；「中女人篇」寫的則是中年女性；相對地，「金女人篇」寫的必是上了年紀的老婦人。但是，作者並沒有以庸俗粗淺的「老女人篇」來區分，而是賦予一個既典雅又莊重的「金女人」。「金」除了代表金門外，也是「真」字的諧音，更能凸顯出金門婦女刻苦耐勞、勤儉持家，不向命運低頭的韌性。故此，無論是「金門金女人」或「金門真女人」，都是對金門女性的尊崇。以「金門金女人」為書名，更是對島鄉婦女與文中諸女士的敬意。

「金女人篇」從〈守樓半世紀的陳清〉、〈洪甜桃的針線情〉、〈愛唸歌的楊黃宛〉……到〈「后垵醃菜脯，賢聚巡田園」的林泡〉與〈百歲人瑞羅方快〉等共計十七篇。篇篇都是不同情節的獨立單元，記錄老一輩的「金女人」，不向現實環境低頭、不屈服於命運的真實故事。在〈守樓半世紀的陳清〉這個篇章裡，作者以優美感性的文學語言作為開端，敘述一位守樓半世紀的老人心境：「清晨五點，金門城老街的石板路上，還留著隔夜的水氣，九十一歲的老阿嬤陳清拾級而上，推開烙印著七十餘載歲月的斑駁門面，讓晨曦灑進略帶霉味的老洋樓，又開始這一天與它的心情對話。」陳清老阿嬤二十二歲當了黃天佑醫生的繼室，三十出頭成了獨守這棟洋樓的寡婦，牆上泛黃面容模糊的相片，是守樓老人內心永遠的悲痛。近六十年的寡居歲月，並非是一個短暫的時光，又有什麼能彌補她心靈上的空虛和寂寞？這不僅是陳清老阿嬤心中的傷痛，也是爾時不幸失去另一半的「金女人」的宿命。因為遭受

此一命運的「金女人」，大部分都背負著傳統的包袱而守寡終身。作者以：「金門城明遺老街低矮的古厝，擠壓著黃昏前最後的一點餘光，伴隨著島鄉的陣陣晚風，沉沉地吟唱著老街洋樓半世紀清冷。」短短的幾句話，就如同是一首意象分明的散文詩，把年久失修的洋樓與寡居老人的心境詮釋得恰到好處，讓讀者意會到故事的真，感受到文字的美。

閩南語的「新婦仔」也就是俗稱的「童養媳」。爾時在這座島嶼，可說每個村莊或多或少都有把自己的女孩送人做新婦仔，或是收養別人家的女孩來做新婦仔的情事。但新婦仔也不盡然全是童養媳，即使有與自己的孩子配對成功而送作堆「做大人」（成婚）的，亦有當成自己親生女兒長大後讓她嫁人的；而無論家裡從事的是何種行業，「飼新婦仔」最大好處就是多了一個得力的好幫手，大凡洗衣、煮飯、做家事或照顧弟妹，都是新婦仔日常的工作。倘若遇到好的養父母，大都會視為己出，「心肝命命」般地疼惜，萬一不幸遇到類似「晚娘」的「惡婆婆」，則會遭受到百般的凌虐和「苦毒」。同樣是新婦仔，命運卻大不相同，的確是各有各的造化、怨不了誰。然而作者筆下的〈媳婦仔李富〉（「媳婦仔」正確寫法應為「新婦仔」），卻是深獲養父母「非常疼愛」的幸運兒。養父是「法師」，生了十四個孩子，又養了四個新婦仔，而不幸其親生子女卻——早夭，因此對四個新婦仔疼愛有加，李富實在是「好新婦仔命」。但是她也相當「起工」，因為養父母膝下無子，當她與頂堡翁水性結婚後，除了孝敬公婆外，亦同時奉養養父母，可說是「雙頭顧」。作者在這一篇章，雖以人性的角度來詮釋，

但也透過李富老阿嬤，為讀者敘述一段島鄉歷史。從日據時代、八二三砲戰到駐軍裁撤……，她訴說的，似乎已不再是昔日浯島的榮景，而是老人家近一世紀的悲傷歲月和逝水年華。

〈三寸金蓮林洪蔭〉、〈纏足董玉意〉與〈小金門繡花鞋陳林蔭〉三篇，均與女子綁小腳與三寸金蓮繡花鞋有關（「綁小腳」也就是我們俗稱的「縛趂」）。首先作者以：「白色的裹腳布，纏住了昔日傳統女子的青春，也纏劃出父權社會下的男人王國。層層裹腳布，裹出可供男人一手掌握把玩的三寸金蓮。被扭曲了的肉體，代表又一具被馴服的靈魂。」來詮釋爾時女性「縛趂」的經過和無奈。短短的幾句，不僅是最貼切的描述，也讓我們很快地聯想到，古時足蹬三寸金蓮的婦女，鞋尖從長裙底下若隱若現，走路時裙釵搖曳生姿，展現出中國傳統女性的古典美。然而，又有誰能體會到她們纏腳時的苦痛？如今小腳已變成大腳，三寸金蓮亦由各式各樣的高跟鞋取代，曾經收藏了一萬多雙三寸金蓮的柯基生先生指出：「纏足是千年來影響婦女最大的時尚，影響整個社會的價值和審美觀，解纏足運動則是影響婦女最劇烈的一次革命。」柯先生的一席話，除了與陳榮昌先生相呼應外，也道出了纏足與解纏足兩個不同時代女性的心聲。讀者們更能從〈小金門繡花鞋陳林蔭〉這個篇章裡，看到陳林蔭老阿嬤製作三寸金蓮繡花鞋的技藝。她熟練地先做布底，再繡鞋面、鑲金線，復將鞋底與鞋面縫合，然後釘上鞋跟始告完成。然而一雙三寸金蓮繡花鞋的完成，不僅僅是老阿嬤的手藝好，其一針一線更是她心血和智慧的結晶。作者寫著：「小金門上林村厲王爺宮旁的龍眼樹下，總會看到九十五歲的陳林蔭，靜坐在

躺椅上，用爬滿皺紋的巧手，一針一線地刺繡出花色艷麗的三寸金蓮，細細描繪著絲緞花布下，屬於她的那段過往年華。」這是一段多麼感性的表白啊，也是陳林蔭老阿嬤此生最好的寫照。陳榮昌先生清麗流暢的文筆，復加生動傳神的描述，的確讓我們驚歎不已。

〈洪甜桃的針車情〉作者開頭即以：「針車伴伊一世人。一具老式的手搖針車，搖出逾半世紀島鄉女子的心情故事。」來敘述洪甜桃十八歲嫁給同村的蘇媽川，而婚後才四個月，丈夫便「落番」遠赴馬來西亞討生活。想不到幾年後丈夫因病住院，卻與看護日久生情、結成夫妻，最終則客死異鄉。於是洪甜桃以一台丈夫生前從南洋帶回來的針車，為阿兵哥「車綁腿」，幫村人「做衫褲」，賺取微薄的工資貼補家用，獨力撫養兒女、孝敬公婆。像洪甜桃女士這種故事，島鄉可說不勝枚舉，這似乎也是她們的宿命。然而，儘管洪甜桃的命運坎坷，但因為女兒早婚，三十七歲即做了阿嬤，同時，丈夫在馬來西亞與「細姨」所生的孩子，除了來金相認對她孝順有加外，每年都會從僑居地返金探望她，讓她備感窩心。坦白說，在現實社會的使然下，在「大娘」與「親娘」的糾葛中，能展現如此風度與孝心的子女倒是少見，這或許是洪甜桃女士前世今生修來的福份吧！

〈張淑賢溫州夢遠〉的故事更是曲折感人。「行船」的父親帶著母親、小弟以及五歲的張淑賢，從溫州來到后浦東門小住。因母親身體不適，復加盤纏不足，張淑賢被留下送給周家做「新婦仔」。雖然她嚎啕大哭百般不願，但父母和小弟都已走了，只好擦乾眼淚認命。幸好周家女主人待她如己出，始讓她忘卻離鄉背井的

辛酸與孤寂。然而好景不常，當她十七歲嫁給南門一個土名叫「許糖」的男人時，往後的日子卻是她人生歲月的一大轉折，除了連生二男五女，復加公婆、小叔和小姑，一家十餘口僅靠幾塊旱田過活，加上原本的「慘底」，經常有一頓沒一頓的，生活相當清苦。作者除了敘述張淑賢女士坎坷的一生外，也道出一位九十八歲老阿嬤的心聲：「親生父母的容顏已模糊，回家的路也不復記憶，她不記得故鄉人，故鄉親人對她也毫無印象，即便相逢，亦不相識。想著想著，髮蒼齒搖的張淑賢又惘然了……。」而〈異鄉人楊陳瑞吾〉與〈張淑賢溫州夢遠〉雖有不一樣的命運，然其旨趣卻是相同的。張淑賢知道自己是溫州人，但民國四年出生的楊陳瑞吾，籍貫何處卻一無所知。她是被家人裝進籬筐裡，由哥哥用扁擔挑著從大陸渡海來金門，賣給金城北門一戶人家做「新婦仔」；從此之後像株失根的蘭花無所歸依，更像顆油麻菜籽隨命運擺弄，最終成為島的女兒。落寞時，難免會想家、想親人，但又不知該將鄉愁寄往何處。即便她們前半生都過著含辛茹苦的日子，而後半生則享受著含飴弄孫、幸福美滿的生活。這似乎也是島鄉諸多老年人共同的宿命和記憶。作者能走遍各村落，加以發掘、整理和書寫，試圖為「金女人」留下一個完整的紀錄，其用心可見一斑。

在「金女人篇」這一輯裡，〈愛唸歌的楊黃宛〉是較輕鬆的一篇。一位八十五歲高齡卻又沒有唸過什麼書的老阿嬤，竟能憑著自己的興致和記性，唸起俗諺俗語和歌謠，甚至還能以時事為背景，自編自唱、自娛娛人。作者在介紹楊黃宛老阿嬤時曾說：「一曲歌謠，就是一頁歷史、一段往事。」實不為過。然而，受訪者已年屆

八十五高齡，無論她知道多少或能唸出多少，倘若不把握住機會盡速地加以整理、紀錄，一旦良機失去勢必讓人感到遺憾。這是浯鄉作家與文史工作者必須共同體認的事實。雖然陳榮昌先生僅只紀錄了九則，並不厭其煩地加以解說，但在筆者的感受中，一曲歌謠何止是一頁歷史或一段往事，簡直是一個動人故事的縮影。例如：從沒有娘家庇護的大陸婢女（俗稱的「查某嫖仔」），到出洋（落番）前離情依依的心境；從抽中壯丁的無奈，到國共對峙、腥風血雨向浯島席捲而來的情景……等等，作者均能以老阿嬤的歌謠為依據，做了極詳細的詮釋並完整地記錄下來。或許，目前尚感覺不出它的可貴，然而一經歲月的真光照耀，便能彰顯出它的歷史價值。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閩南語轉換成國語方面，有少部分文字作者並沒有以正確的閩南語來書寫，僅以它的語音來替代。比方說：「賭博母，𦵇死子；賭博嫖，漲死孫」若依《閩南語辭典》來解釋，其正確的寫法應為：「跋筴母，𦵇死囡；跋筴嫖，脹死孫」，雖然陳榮昌先生如此寫法多數讀者均能領會，但我們還是冀望他往後在閩南語字詞的書寫上能多費點心思；既然有《閩南語辭典》作為依據，就必須多花點時間去翻閱，而後加以運用，讓作品趨於完美的境界。除非電腦找不到的字，再以同音字來替代，或許較為妥當。

第二輯為「中女人篇」，收錄〈金門第一位女將軍傅晴曦〉與〈蘇星輝辦教育開創一片天〉等八篇作品。首先，作者打上金門也有「女將軍」的問號，其實傅晴曦女士並非軍校科班出身，其「少將」軍階係由宋美齡女士建議，蔣總統所賜，因而始有「女將軍」的美名。作者是依據傅子貞老師所言，作以上的表示。然而，我們

姑且不必去管傅晴曦「少將」官銜的來歷，其出眾的才華卻是千真萬確的。作者說：「人生，是一幕幕不斷流轉的風景，總要在幕落人去後，才感覺得到它的真實。」這幾句話對於終生未嫁、把青春奉獻給黨國的傅晴曦女士而言，確實是最好的寫照。雖然她與〈辦教育開創一片天〉的蘇星輝女士是兩個不同時代的典型人物，但她們非凡的成就，以及充滿著光彩亮麗的人生，將同時在這座歷經戰火蹂躪過的島嶼，留下一頁可歌可泣的篇章。

在〈暗夜哭泣的活寡婦〉這一篇章裡，作者透過主角的女兒楊月女士，來敘述這個讀來令人動容的故事。儘管「落番」的故事在滬島稀鬆平常，甚至「金女人篇」裡也曾出現過好幾篇，但由女兒來詮釋母親的故事則是首次。一個年輕貌美、知書達禮，出身大戶人家的女孩，在與大她十歲的男子結婚、生下女兒二個月後丈夫又重返僑居地，而一去竟是半世紀。小時候女兒最深刻的記憶，就是夜裡在母親的啜泣聲中睡去。往後的歲月，母親的淚眼替代了歡顏。於是她經常想著：「人生的意義是甚麼？母親守貞一輩子的價值又何在？」她的母親的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活寡婦。而今老阿嬤年逾八旬，受屈的青春心靈此生已難平復，昔日暗夜的啜泣聲，或許只有老天爺聽到……。當我們讀完這個篇章，敢於如此地說，倘若陳榮昌先生沒有投入深厚的感情、沒有一枝輕靈華麗的文筆，即便它是一個真實的故事，也難以把它描寫得那麼生動感人。

〈八二三跟人跑的董彩娥〉、〈就是這個洞——蔡金魚〉與〈李淑卿情定八二三〉等三篇，作者欲表達的，是國共對峙時島民的悲歌和無奈。雖然無情的砲火摧殘了我們的家園，但亦有少數因

戰亂而成就的良緣，這些情事對老一輩的鄉親而言，可說耳熟能詳，當他們看到這些篇章，想必會勾起無限的回憶。即便有些島民仍活在戰爭的恐懼與陰影中，但無情的戰爭已遠離這塊土地，隨著大、小三通的啟航，兩岸已同響和平的鐘聲。或許，爾時的深仇大恨勢必會隨著時序的更迭逐漸地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。但願這種人類最殘酷的悲劇，永遠不要發生在這座蕞爾小島上，讓曾經被砲火蹂躪過的島民，能過一個清平、快樂的美好時光。

〈胡璉長媳楊心儀愛在金門〉是較特殊的一篇。因為，楊心儀女士並非「金女人」，作者把這篇文章收錄於此書，初看時似乎有些不搭調。然而，如果以另一個層面來說，身為金門「恩主公」胡璉將軍長媳的楊女士，與金門這塊土地顯然地有血濃於水的深厚感情。除了延伸自胡璉將軍與金門的淵源外，我們亦可從胡之光教授退休後，夫婦倆選擇在金門這座島嶼定居看出一些端倪。更可意會到他們夫婦延續胡璉將軍對金門之愛的另一種展現。因此，作者把她歸類於「金門金女人」或許並無不妥之處。

倘使以年齡來區分，第三輯的「青女人篇」，有部分是可以把她們歸類在「中女人篇」裡，因為在十七位青女人中，六十歲以上者就有好幾位。或許，作者在做如此區分時，想必有其正當的理由，我們沒有必要做無謂的要求。首先，陳榮昌先生以〈金門縣信用合作社初創與成長見證者鄭碧珍〉來介紹把青春歲月奉獻給金信的鄭碧珍女士似乎並不為過。一位服務同一單位達三十七年九個月，從最基層的助理員幹起，並歷經不同職務而後擔任十餘年總經理職務的金信老員工，的確是該社成長的見證者。從陳榮昌先生的

專訪報導中，鄭女士除了嫻熟金融法令外，並以理論與實務相結合，其總經理任內於國內三百零六家基層金融機構中，綜合百分排序為十七名，把金門信用合作社的業績，提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。即使她把這份榮耀歸功於全體同仁，但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，金融史上勢必會記上這一筆的。然而，在現實環境的使然下，又有多少員工會懷念這位尚未屆齡、卻提前退休，並曾經與他們共同打拼的老伙伴？

〈金門播音站女播音員許冰瑩〉與〈大膽島的女播音員〉是兩篇題材較接近的作品。作者透過當年擔任播音員的許冰瑩與李藍兩位小姐，為讀者敘述爾時播音站鮮少人知的內幕情景。金門前線的四個播音站，其最主要任務，平時是為緩和兩岸緊張情勢，戰時則結合防衛作戰，發揮戰場心戰喊話之功效，是正面打擊敵軍士氣，號召共軍陣前起義，最直接、最具體、也最具成效的一種戰地心戰戰術。在兩岸軍事對峙的年代，就金馬外島地區之戰略而言，不可輕忽心戰喊話之普世價值與其具有的影響力。然而，當兩岸軍事逐漸和緩人民開始互動時，心戰喊話已無實質之意義。民國九十年十一月，大金門的馬山與古寧頭，小金門的湖井頭與大膽等四個播音站同時走入歷史。島民再也聽不到播音員：「親愛的大陸同胞們」或「親愛的共軍弟兄們」那種清脆悅耳的聲音……。當我們看完這一篇章，總的印象是，陳榮昌先生透過專訪後，無論是播音站人員編制和設備，或是播音員日常生活起居和作息，以及大膽島上的傳奇故事等等，都做了極其詳實的記載，絲毫沒有誇大其詞，讓讀者感受到那份真、那份實，並

同時撩起他們塵封已久的記憶。這些足以讓人產生共鳴與回顧的篇章，似乎也是《金門金女人》書中共同的優點，讓讀者們閱後有身歷其境之感。

〈藝術家美「眉」——許玉音〉、〈生命的流浪舞者陳則鏞〉、〈參展金門碉堡藝術節的女詩人歐陽柏燕〉，她們都是當今活躍於浯鄉的藝術家、攝影家和詩人。許玉音小姐除了是畫家外，也同時擁有一手紋眉的好工夫，她曾以「無形之心，呈露於有形之面」與「晴如秋水，不富也貴」為「眉」和「眼」下注腳。而喜歡從水中倒影看世界的陳則鏞小姐，則是「看水中倒影以為是假的，但其實也是真的」來詮釋她的思想世界。寫詩、寫散文、寫小說又兼具畫家與裝置藝術家的歐陽柏燕小姐，的確是多才多藝。她為了心中的愛與和平，除了以詩彩妝碉堡外，並以「戰爭是無情的，人民是無辜的，和平是無價的；不是金門人，不曾在金門打過仗，是無法真正認識金門」來表明她對這塊土地的愛和認同。詩人的一席話，道出多少鄉親的心聲；陳榮昌先生詳實的報導，蠕動了多少島民的淚珠。試想，如果作者對藝術與詩歌沒有一點概念的話，焉能作如此深入的描述和報導？這與他本身的學養以及平日汲取的知識是有很大關聯的。因為，倘若沒有付出辛勞的代價，豈能輕易擷取甜蜜的果實。

〈珍香餅店，母女傳香〉、〈堅持「古早味」的小籠包老板洪進治、王明麗〉、〈賣蚵嗲的楊秀珍〉（「蚵嗲」應為「蟳𧄸」）、〈祖傳滿煎糕——李素貞〉（「滿煎糕」應為「滿煎𧄸」）等四篇作品均與金門傳統糕餅與美食點心有關。然而從上列

各篇來看，作者想書寫的不僅僅只是傳統小吃和小點心的做法和經營。即便這些傳統美食能滿足鄉親的脾胃、豐富島民的記憶，然而，陳榮昌先生欲表達的最終目的，是展現金門婦女刻苦耐勞、分工合作、源自傳統、傲視現代的韌性和精神。無論「珍香餅店」母女檔呈露的是祖傳餅鋪的紮實工夫，或是想重溫母女聯手做糕餅的兒時記憶；「進麗小籠包店」堅持不用機器、不用發粉，用手和麵，保持古早家鄉味；楊秀珍賣的「蠔炆」已是祖傳三代，且皮薄餡多、口味道地；李素貞的「滿煎炆」源自曾祖父，迄今已有七、八十年歷史，外皮軟Q（「Q」依《閩南語辭典》解釋應為「𩚑」，亦即「食」與「丘」合成一字。惟電腦大易輸入法並無此字根，如欲正確寫法，必須造字），內餡香甜，其滋味讓人難忘……等林林總總都有極其細微的描述，讓讀者們閱後能領會到其作品的精粹和美妙。

讀完《金門金女人》，即使筆者不能針對書中每一篇作品詳加分析和探討，但綜觀上述，陳榮昌先生記錄的，除了是浯鄉誠樸敦厚的女性臉譜外，也是地區第一本以女性為書寫對象的文本。作者以其華美流暢的文筆，把老、中、青三代的「金女人」，無論是她們悲傷多舛的命運，或光彩優雅的一面，都有深微細膩的描述，讓人閱後有暢達詳盡、情態逼真之感。從陳榮昌先生近期的作品中，我們亦可清楚地看到，他已尋找到屬於自己心靈情志的創作方向，繼而樹立一個獨特的書寫風格，《金門金女人》乙書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，讀者們不僅能從其中看到真人真事的情感美，亦可看到他別具一格的語言美。而更讓我們感到訝異的是，作者大學讀的是

「淡江」機械系，研究所是「政大」東亞所，「廈門大學」博士班主修的則是廣告傳播，認真說來與文學並沒有太大的淵源。可是，陳榮昌先生除了出版上述各書外，並曾榮獲「浯島文學獎」（散文類）與「時報文學獎」（鄉鎮書寫類）的肯定。他能有此亮麗的成績，除了平日對文學的執著與熱愛外，或許與其多年來在新聞媒體領域裡，練就一身不凡的書寫功夫有關吧！真是應和了「只要工夫深，鐵杵磨成繡花針」的俗諺。放眼浯鄉中生代作家，又有多少人的文采能與其相媲美？我們期待「金門金女人」過後的「金門金男人」，好為我們後代子孫，留下更多值得傳誦的篇章。

誠然，《金門金女人》並非是一本經典之作，亦非陳榮昌先生最滿意的作品，但是，我們看到的是一位作家的用心和毅力，我們領會到的是他筆下堅忍不變、善良優雅的女性情操，以及他長年對人文的關懷、社會的關照。不可否認地，金門女人歷經夫婿落番、戰亂流離、砲火煙硝、戒嚴軍管、戰地政務……等種種磨難，承受著心靈與肉體的雙重苦痛，而她們並沒有屈服於命運，亦未曾向惡劣的環境低頭。回顧在那個兵馬倥傯、烽火連天的苦難歲月，她們依然得冒著砲火的危險，或上山耕作、下海撿螺，或洗衣燒飯、餵養家畜，無怨無悔地扛起一家大小的生計，把女人一生最寶貴的青春歲月，義無反顧地奉獻給家庭和子女，其偉大與賢淑的母性特質，不管與任何地方女人相比，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可說是堅韌母島最好的寫照。尤其身處以男人為主的傳統社會，我們很難得可以仔細端詳她們誠樸素淨的容顏，很少有機會可以傾聽她們源自心